

# 寒蝶恋荷

Ailia

艾嘉言情系列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艾嘉言情系列

寒  
蝶  
恋  
荷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寒蝶恋荷/艾嘉著. - 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 
2002.10

ISBN 7-204-06610-3

I. 寒… II. 艾… III. 言情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78304 号

**艾嘉言情系列**

**寒蝶恋荷**

\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呼和浩特市文苑印务中心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4.625 字数:110 千

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4000 册

ISBN 7-204-06610-3/I·1161 定价:8.00 元

## 楔 子

金銮殿上。

文武百官鱼贯走进，低声地交谈，等待着皇上早朝——

文官为首的乃当朝张丞相，排在他后头的则是宁远王及皇上的八拜之交永康王雍靖远。此三人乃当今文官中最得皇上宠信、列为心腹的亲信。

太平盛世，天下本无战事，偏偏远西诸国野心勃勃，趁机挑起战端，从此天下无宁日。战事起于四年前的隆冬，朝廷先后派出数名身历百战的老将军应战，却皆连败北，官兵十万尽数无回；远西战事又告急，敌军已节节进逼中原，当朝皇帝不得已乃再度征兵，派出二路元帅。

二路元帅人选乃是皇上亲自由朝中武将或武将后代中挑出精英人选，再试以文韬武略、各家兵法之后再做定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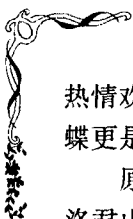
二路元帅的荣耀最后落在战死沙场、为国捐躯的洛君山将军之子洛寒蝶身上。“系出名门、虎父无犬子”一时成为佳话——

洛寒蝶接任二路元帅出征之后，战事危机倏地扭转，所战皆捷，远西战场不时传来振奋人心的捷报及歼灭叛军的好消息。一时之间洛寒蝶成为人人心中的英雄，就连洛家太君及老夫人也蒙太后设宴慈宁宫款待，殊荣备至。

征战沙场年余，洛寒蝶终于逼至叛军联兵主帅兵败自杀，叛军各国首领联名献上降表。

经年的军旅岁月终告结束，洛寒蝶在冰天雪地里寻获亡父的尸首及生前佩剑之后，立即修书，准备班师回朝——

经数月的长途跋涉，班师的诸军皆已先后入皇城，接受百姓的



热情欢迎；走在最前面那名身骑红棕色战马、一身白色战袍的洛寒蝶更是最受瞩目的人物，人人争睹二路元帅的英姿。

原以为所向披靡的大元帅该是个四五十岁的沙场老将，想来洛君山将军也七十有余了，其子四五十也理所当然，怎知——

这白袍将军一副冷然持重的气质，却掩不去天生俊俏绝伦、颠倒众生的俊美容貌；伟岸不群，高挑英挺的体格更是天生将才之质。

这位二十出头的公子竟是“运筹帷幄之中、决胜千里之外”的靖西将军！这……怎不叫人叹道：长江后浪推前浪！少年得志，洛寒蝶承之无愧。

在诸军入城接受百姓热烈欢迎之际，朝中金銮殿上文武百官也热烈讨论着此话题，大伙儿莫不称赞洛家真是净出英雄人物！在这群朝官当中，家中有公子的，莫不感叹家门中无此佳儿；门中有女儿的，只要是还尚未出阁的，无不在心中盘算着想攀附这桩亲事。没儿子可以成英雄，有个英雄女婿也挺有面子的，更何况洛寒蝶的俊美是朝中大臣有目共睹的，女儿许配给他绝不会辱没的！

欲攀附这门亲事最急切的要属宁远王赵云。他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，年方十八，乃是知书达礼的大家闺秀，琴、棋、书、画无一不精；受封为鸿平君主，是皇城中各家公子心中的理想妻子人选。

“张丞相。”宁远王一作揖，眼中闪着期待之光，“洛小将军待会儿面圣时……小女的婚事……愿丞相玉成。”这件事他在前天夜里就和张丞相谈过了。

“这个自然。”张丞相点了下头，也看了一眼永康王。“雍王爷，贵府中不也有一朵待采供瓶的‘绿荷’？”

张丞相这人最爱喝喜酒了，一次提供两个人选任洛寒蝶选择，他这老头儿较易有喜酒喝。反正提两个，一个落选，总有一个会选上的嘛；再说，这两位王爷是刎颈之交，两位郡主又是闺中好友，任谁选上了都是好事一桩。



经张丞相那么一提，永康王不觉将头一垂，一脸落寞的样子。他心想：洛家小将军在未率军远征时好歹也在皇城待了蛮长的一段时间，若说没有耳闻他家野丫头的“荒唐”事迹才有鬼咧！

就算绿荷的其它恐怖事迹洛寒蝶当真没听过，他一定也听说过永康王家中的小郡主头一次受召入宫时历久弥新的“爆笑”事迹！

那年雍绿荷十四岁，头一次受召入宫觐见皇上、皇后。在他们未到沁心亭之前，雍绿荷早把其父在她入宫前耳提面命的话——“绿荷，为父的‘拜托’你，去到宫中好歹装一下端庄，别又发挥你那可怕的破坏力及搞笑能力；要是你在皇上、皇后面前又惹出什么事，为父的非上吊不可”给抛诸脑后。

原来沁心亭乃是建在一座大湖中间的一处亭子。亭子四面环水，因而取名泌心。大湖里头养了两只外国进贡的大龟，其体积之大如同马车一般，这两只大龟平时除了喂食之外都不大理人的。只是雍绿荷不知用了啥方法把大龟诱上岸，然后用绳子绑住它的脖子强迫它当坐骑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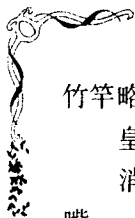
当负责喂食的太监来到湖畔，看见大龟背上坐着一个小姑娘正大声地指挥吆喝前进，若大龟的速度慢了、停了下来，她即跃下大力地推着它往前进。大龟不时地露出“愤慨”及“悲愤”的神情及求救的悲鸣声——

太监们都被这情景给吓得目瞪口呆——

“皇……皇上的大龟在……拉车？”太监赶紧放下喂食的盆子，忙去秉明圣上。

待皇上及皇后匆匆赶来之时，眼前所见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——

绿荷把大龟赶下大湖，自己则站在其上，然后手持着一枝竹竿，上头系着太监刚拿来要喂食大龟的食物，将食物垂在大龟眼前不远处。在大龟眼中全是食物的情况下，她若要往东走，只需把



竹竿略偏向东，食物一偏，大龟就会乖乖地往东游——

皇上、皇后被这一幕给逗笑了，因此绿荷受封为“龙悦”郡主。

消息一传回永康王府，永康王曾为女儿得此封号而笑不拢嘴。

龙悦？唔……好封号！

可是……等永康王知道此封号为何而来时，他就笑不出来了。老天！他早该料到这种好得“诡异”的封号后头定有一段“搞笑史”！果然——

“龙悦”郡主的由来很快就传成了朝中的经典笑话。

这段笑话是在洛寒蝶领军西征之前发生的事，他不可能不知道。

在这种情况下永康王还想高攀这门亲事？要攀得成不是月老老眼昏花、拉错红线，就是洛寒蝶“目眦去乎蛤肉糊到”。

当然，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可能的。

永康王已经很认命地想养女儿一辈子了。那款的野丫头连他这个为人父的都有几回气不过想把她捉去“放生”了，更何况是别人？！

“本王自认小女的相貌平凡，难攀洛小将军那等人才——”

“绿荷那丫头若称相貌平凡，想必天下没美人了。”雍绿荷的容貌宁远王是见过的。

这可又提到了永康王的“伤心处”。“女子的容貌怎及知礼重要！”永康王无奈地摇了摇头：“这令人头疼的丫头，她的事……且慢再说吧。”

大伙儿聊至此，忽然内侍高声传道：“皇上驾到——”霎时之间金銮殿上静了下来。

文武百官与皇上行过君臣之礼后，皇上立即宣布接见在外守候已久、凯旋归来的诸位将官。

只见身着战袍的洛寒蝶率领着十余位将军，手持敌方降表威



风凛凛地走入金銮殿——

“臣洛寒蝶等叩见圣上万岁万万岁。”

“平身。”皇上接过了洛寒蝶所呈上的敌方降表后龙颜大悦，他一抚长须：“好！果然是将门之后！虎父无犬子。尔等战功择期论功行赏。朕于今晚设宴皇宫后花园为诸将官洗尘，并于宫外犒赏诸军——”

“谢皇上。”

“尔等千里班师归来，长途跋涉想必也累了，可先退下——”

正当皇上如此说时，张丞相一作揖，忙开口道：“皇上——可否暂且留下二路元帅，微臣有一事想促成。”

听张丞相那么一说时，皇上心中已明白个七八分，而洛寒蝶则开始头皮发麻、暗暗叫苦。

这老丞相又想做媒了！他想：“促成”的除了婚事，不会有其它的。

天！他洛寒蝶的终身大事难道就要葬送在这“老媒人”手中？

很机灵的，他瞄了一下张丞相身旁的人物。只见宁远王笑眯了眼，那神情像极了看到猎物的狐狸，而永康王则是一副事不关己的表情——

看来张丞相这回想为他做媒的对象是鸿平郡主。

鸿平他已见过，但是——没感觉。

可是……待张丞相把欲牵红线的对象说了出来，若是他再推辞、婉拒，宁远王的脸可就挂不住了；他可不想一回来就树敌，于是他比张丞相更快开口：

“微臣在外征战多时，心中一直挂念家中老母，此时归心似箭。若张丞相有事，容寒蝶回家拜见母亲之后再议。”他匆忙地说完，然后又向皇上一叩拜：“臣告退——”

众人见堂堂一个凯旋而归的二路元帅竟为了张丞相要为他做媒吓得“落慌”而逃的模样，不觉莞尔。

看来亲事的压力对洛寒蝶而言比面对千军万马更可怕！  
张丞相看了宁远王一眼，二人心下均想——逃得真快。  
“下次在金銮殿上，瞧你还要借什么理由脱逃！”

## 第一章

“郡主……咱们这身江湖女侠的打扮……要是让王爷看到了……他会气疯的。”龙悦郡主的贴身丫鬟小啰唆看了看这身她早该习惯的“女侠”装，忧心地皱着眉。她天生怕事，可又跟了这个老爱惹是生非的郡主——

唉！个性那样极端的两人怎会成为主仆？

想起来真挺哀怨的。

龙悦双手拉扯着风筝线，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正在为天空中翻飞的风筝所左右着。

“安啦！他早就习惯咱们这身打扮了。父王要是这么容易气疯的话，他就不配当我父王啦。”

小啰唆仍是臭着脸，撑了把油伞在一旁纳凉。这种大热天的，只有龙悦会想到逃出王府来放风筝。

她天生丽质的白皙皮肤，既耐风吹又不怕日晒，好命的不会变黑；顶多脸颊上出现两朵苹果红，之后又恢复原貌。反正不管龙悦郡主怎么虐待她的皮肤——她就是有办法白回来。

小啰唆可不同了！她好不容易稍微变白的皮肤只要经几个时辰的日晒——她就是有办法黑回去。

唉！怎么会差这么多！

其实一说到龙悦郡主，长得真是美。她若不是从小没了娘，又被永康王爷宠坏而“顽性”特强的话，这等沉鱼落雁之貌，哪家王孙公子能不心动？就连现在，她放肆地在草地上奔跑、放风筝的模样，都美得叫人无法移开视线。

“郡主，别跑远啦——”看龙悦郡主愈跑愈远，小啰唆只得随着

她移动。待在接近她的时候，她又蹲了下来。

“小啰唆，你要不要玩？”龙悦一只手撑在额头上遮了遮刺眼的阳光，一时好心地说道：“我可以借你。”

“我不要，你玩就好了。”只希望郡主赶快把精力用尽，然后就可以倦鸟归巢了。

“真奇怪！好不容易才溜出来，你不好好地活络一下筋骨，躲在伞下干啥呀？”龙悦笑嘻嘻地回头看向小啰唆：“你好像一朵香菇喔。”

“再这样晒下去，我这张脸的确可以黑到媲美香菇。”

闻言，雍绿荷咯咯地笑了起来。忽地——

“哎哟！”原来风力太强，飘在高空的风筝断了线飞走了。龙悦拔腿就追：“回来呀，枉你跟了我那么久，说走就走……回来，叛徒！”

光是听到一个人对一只风筝讲这种话就知道，这人非痴即疯——

小啰唆很无奈地追在后头。

“回来呀，别追了——郡主——”

雍绿荷追逐着她心爱的风形风筝，就是不肯停步。那风筝可是她父王特别请来风筝师父为她特制的，外形美观又能飞得高，要真弄丢了，她会很伤心的！

追了许久，也不知跑了多远的路，龙悦来到了一处植满百年老树的林子——

那断线的风筝就卡在其中之一的大树上。

“我看你往哪儿跑。”雍绿荷用袖子抹了一下额上的汗滴，她手叉着腰仰首看着风筝。

“郡……”小啰唆使尽吃奶的力气好不容易才跟了上来。“……主……风……风筝呢？”要再追下去会出人命的。

“喏！它就在那棵大树上头。”

顺着雍绿荷所指的方向，小啰唆仰头一看——

哎哟！乖乖！那要怎么取下来呀？不会届时又是她这贴身丫鬟舍命陪君子吧？！不要啦！她一向有惧高的倾向，光是站在地面往上看都脚软了，更何况是要她爬上去。

“好高哇……”小啰唆看了一眼主子。“怎……怎么拿？”

“怎么拿？”龙悦胸有成竹地一笑，“你忘记我会轻功吗？呵……那样简单的事情难不倒我的啦。”

轻功？

哈！别笑死人了。小啰唆很努力地控制了想哈哈大笑的冲动。全永康王府的人都知道，龙悦郡主的武功有多么的——烂！

可听过有人夸口说要施展轻功凌波越湖而过，然后摆了半天的姿势，却“扑通”一声进水的吗？

反正每一次只要龙悦大声宣布又要施展什么武功时，永康王府的仆人就会竞相走告——龙悦郡主又要“自杀”一次了，赶快扶老携幼看热闹去！

“您确定……要施展轻功吗？”小啰唆知道悲剧又要发生了。

唉！

“这是当然。”话未毕，龙悦就提气纵身一跃。这猛力一跳的力道果然让她腾空而起，眼见就要顺利地拿到风筝了，却被一枝突出的树枝点中了她的穴道。“啊——”她姿势不雅地往下堕。

“郡主，郡主你没事吧？”小啰唆看见主子功败垂成，身子以极快的速度往下掉时，吓得忙捂住眼睛不忍心看；待听到“砰”一声，且传来呻吟声时才忙奔过来。“你……你有没有怎么样？”主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她这个当丫鬟的会死得很歹看。

“我……我没怎么样……只不过……”龙悦还来不及把话说完，倏地就有人接了口。

“只不过被树枝点了穴道而已——”

“谁？是谁在说话？”雍绿荷此时被点了穴、浑身动弹不动，所以

她对任何人的出现、尤其是男子特别提高警觉。前些日子在皇城里神出鬼没、令妇女同胞闻之色变的摧花手可是尚未逮捕到案哩。

“是男子汉就别装神弄鬼！待我解穴之后一定教训你这只大乌龟！”

突然一团白影从天而降，雍绿荷的身旁出现一名俊秀男子。那男子神情俊朗、风采不凡，顾盼之间自有一股威仪，只是他脸上似笑非笑的神情看得雍绿荷火冒三丈。

“你……你是谁？有本事帮我解穴，咱们比划比划！”他那脸上的笑意根本就是取笑她武功烂嘛！

想到自己的丑态净落入一个陌生人眼中，龙悦就十分气愤！

“姑娘好大的口气——”他挑了挑两道浓眉，然后又摇了摇头：“好烂的功夫。”

“你是打哪儿来的狂徒？”敢这样对她说话的人，他是第一个！

凭她堂堂一个龙悦郡主，何时受过这等侮辱！

这个可恶的臭男人！！

经她那么一问，白衣男子一挑眉。“这句话应该是我问的吧！你可知道这是哪里？”

“哪里？”龙悦只记得追风筝追了好久，也真的不知道这是哪里了，惟一可以肯定的这里不是永康王府就是了。

“镇西王府的后山。”他伸手解了她的穴。“擅入者是会受罚的。”

“镇西王府？”雍绿荷舒展了一下筋骨。呃……这名字好像在哪里听过？镇西……“啊？这里就是那个二路元帅……洛……洛难蝶的后山啊？”对嘛！她就觉得这名称在哪儿听过。原来是父王前些日子才提过的，听说那个“落难蝶”因屡建奇功而封王嘛！这儿是他的地盘啊？“哈！那这座山不就叫‘落难山’？”

“是洛寒蝶。”白衣男子纠正她。

老天！这位姑娘看起来气质不凡的，怎么一开口就没了形象。是什么人家会养出这种女儿？

从外表看来她虽一身侠女的服饰，可……一点都没有江湖味。从她身上透出的娇贵气息看来，必是出自名门。

对了！方才在树上闭目养神之时，他好像听到她身边呼天抢地的丫鬟叫她“郡主”？

这倒有趣得紧！是哪家王府养得出这样的郡主？

“喂！饭可以乱吃，姑娘不可以乱看。当心你瞎了眼！”雍绿荷被打量得浑身不对劲。“喂，那个落难蝶——”“洛寒蝶——”他又纠正她。

“我偏要叫落难蝶！落——难——蝶！你要怎么样？”

“不怎么样！只是我第一次遇到那种怎么教都教不会的笨蛋。”

“你敢说我笨蛋？”雍绿荷听了龇牙咧嘴。她一生自负头脑好、反应快，这回却被叫成“笨蛋”。唔……斯可忍，孰不可忍。“好！我现在出一道题问你，你要是答不出来你就得承认那个‘恶鹿’元帅叫‘洛难蝶’并承认自己是笨蛋。”

“我要是答得出来呢？”他自认博学多闻。

“不可能。”龙悦叉着腰，“要是你答出了问题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她发现了在一旁始终没说话的小叻唆。“我就叫我的丫鬟倒立拍手给你看！”

“郡主——”小叻唆一脸哀凄。“你不会说真的吧？！”

“不要吵！我决定的事谁也改变不了。”她一脸坚决。“我出题了——姜太公在湖畔钓鱼一向收获甚佳，为什么有人说他终其一生没钓过半条鱼？”

“人家恶意中伤！”

“不对。”

“这故事不具真实性？”

“错。”雍绿荷一脸得意，她拍了拍已经吓得频频拭汗的小叻唆，“看来你是不用倒立拍手了。”

“那到底是为什么？”白衣男子好奇地问道。

“姜太公一生渔获量甚多,可他从没钓过‘半条鱼’。你看过水里的鱼有‘半条’的吗?笨蛋。”

“这也算答案?”白衣男子失笑。

没想到他聪明一世,今天竟然栽在一名女子手中?怎不叫人大叹风水轮流转。

堂堂一个二路元帅、镇西王,居然给人叫成“落难蝶”、“笨蛋”?这等笑话要是传了出去,只怕笑垮了一朝朝臣。

原来这白衣公子即是镇西王——洛寒蝶本人是也。

今天他用过午膳之后即前往后山,找棵可以横卧的大树研读兵书,谁知居然有不速之客前来——

雍绿荷看他又是摇头又苦笑,八成是在哀悼自己多了个“笨蛋”的名字吧!算了,失败者的悲愤她是很了解的。其实这个笨蛋除了那似笑非笑的表情令人讨厌之外,他本人看起来还挺顺眼的。

“喂!笨蛋。你说王府后山不可擅入,你怎么会在这儿?你不是这王府的守卫吧?呃……我听说当过将军的人都很龟毛,你在这边一定过得不太好。这样吧!看在你帮我解穴的分上,你随我回王府当我的侍卫,可好?”她看到他又在挑眉了。“我可以给很高的酬劳哦。啊!对了,笨蛋,你叫什么名字?”就算以后仍叫他“笨蛋”,还是得知道一下他的真名吧。

“洛寒蝶——”

“洛——寒……”她惊得仰起头来看他一脸从容的样子。“哈……呼……啦啦啦——”老天?她这次祸可惹大了。

“郡主!”她是哪家郡主,他颇有兴趣想知道。“敢问是哪家王府的郡主?”

“我……哈……我姓郡名主。”要是让父王知道她又惹出这祸事,不但叫人笨蛋,又替人改名“落难蝶”……她担心她父王非撞墙自尽不可。

“你不是叫我随你回‘王府’?”

“我……我自幼父母早死，借……借住在一位王姓亲友家。”雍绿荷在心中偷偷哀嚎。

“爹啊！我不是故意诅咒你的，可是不这么说，你会死得更快！”要是让他知道她是永康王之女，事情就大条啦！

“哦，是这样！”洛寒蝶一脸好笑的神情。

“擅入王府之地……我……我很过意不去……我这就离开。您留……留步，不必送我！真的不必——”说着，她以惊人的速度奔离。

“等我啊！郡主……”小啰唆追了上去。“龙悦郡主……等人家啦——”

“龙悦？”洛寒蝶一笑：“早猜到是她。”各王府的郡主中，还真找不出那么“特别”的，除了龙悦郡主。

这郡主果然如传说般的——好笑！

嗯……她既然来一次镇西王府，他又怎么能不礼尚往来？

该找个时间亲自拜访永康王及那位姓“郡”名“主”、父母双亡的小孤女吧。

\* \* \*

其实，一个人过日子也不会太难过嘛！

看着窗外的蓝天白云，雍绿荷又忍不住地偷溜出王府玩了，不同的是，这回是只身前往，没惊动任何人。其实，她还能惊动谁？还不是只有小啰唆嘛！

可惜小啰唆病了，因此这回偷溜出王府的只有她一人。

再不出去透透气可闷煞她了。打从那天惹祸之后，她乖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哩！连她父王都觉得她乖得诡异，频频问她，为什么最近都乖待在府中，没到处去晃晃？是不是哪儿不舒服？

看吧！她天生“玩命”，只要一段日子不爱玩，人家就会以为她

哪儿出问题了。所以，她怎能够不恢复本性咧？

这回溜出王府她不再换江湖女侠的衣服，反而换上一套男装。说实在的，当男人真是好命，这等衣装穿在身上多舒服啊！比女侠的衣服更自在。

她开开心心地开始了一人之游，途中看到一家专卖古物的店铺，一把古色古香的琴引起了她的注意。

鸿平曾笑她，若说她有真正安静下来的时候，八成就是抚琴之时了。

平心而论，她抚琴的技巧、境界已是名家程度了。

抚琴者爱琴，这是常理。

才往店家方向一转，脚都尚未踏入门槛，已有人在她之前捷足先登了。目标竟与她相同，俱是那把古琴。

“这把琴是我先看——”

龙悦先嚷嚷再一抬头——

天哪！怎么又是他——洛寒蝶。

老天，为什么愈不想见面的人总会那么巧地遇上？这玩笑可一点都不好笑。

雍绿荷吓得拔腿就跑，跑了一段距离之后才想起来她今天一身男装，根本不用怕。

洛寒蝶应该不会有那么好的眼力一眼就看出她是谁吧！

如此一想，她开心地放缓了脚步。谁知脚步才一放慢，后头便传来了熟悉的声音，那种长期在军旅中所练出来的、颇具威仪的调调就是那么与众不同。

二话不说，雍绿荷又是没命地往前冲。此刻，只要摆脱掉这梦魇就天下太平了。她全速地往前冲、冲——

“砰”地一声——

她撞上了一个庞然大物，冲力加速度的结果就是她被弹了开来、飞了出去，然后又重重地跌了下来——